

文学必得体现美的品格与力量

□梁鸿鹰

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,是文学艺术之倾情的领地,这一点哪怕是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即已展露无遗,难怪歌德会说:“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样本的话,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,他们的作品总是描绘出人类的美。”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,大都以美的展示作为核心,有追求的作家大都把体现美的力量作为毕生目标。《我的唐山》具备好作品的共同优点,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在于描绘了歌德所说的“人类的美”,写了中国人人性的美好、情感的优雅、心灵的博大。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,写人性的美是一个源远流长、不绝如缕的可贵传统,今天我们再次在《我的唐山》中听到了这个传统的回响。作品描写的人物并不多,但每个人都是健康的、向上的、美的。这些人不管处于哪个阶层,遭到过什么样的境遇,他们都昂着高贵的头颅。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小毛病,好像也偷懒、也算计似的,但他们不做作、不卑琐、不使坏。他们一直在为生活中的美好而不懈地尽力争取着。在这群人当中,最典型的当然是女主人公曲普莲,她与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,经历了诸多的生活磨难与命运嘲弄,但始终能够保持心灵的健康。虽说生活时而向她露出狰狞的面目,但她对生活的热爱从未止歇,她热情地、不停地鉴赏着美,她对中国戏曲的热爱发自内心,她对周围每个人的友善、宽厚和真诚都发自内心。她忍辱负重、委曲求全,她与陈浩年生死相依,但能倾心关爱后来与浩年生活在一起的秦海庭,精心呵护他们所生的孩子,中国妇女的端庄、勤快、坚韧,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。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:“她就好像从生活的深处涌出的一股清泉”,清新、高洁、恬静,令人久久难忘。同样,活跃在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有各自的动人与美好,即使纳曲普莲为妾的朱墨轩也是可爱的,他执迷于传播自己所理解的文化、维护我们文化中可贵的传统,反映了这个人物向善的一面。

人是宇宙的中心,向来是文学世界的核心话题。如果当代文学所提供的人物形象难以激起人们的同感、共鸣,如果人们情愿将作家们所提供的文学形象抛之脑

后,那一定是因为这些形象出了问题,一定是因为这些形象不具备丰富的情感、美好的品质,并且基本上可以肯定,作家是用一种贬抑、轻视的情绪去写的。《我的唐山》里的人物让我们感到,林那北是满怀着发现和振奋的心情来写这些人物的,她怀着动人的欣赏之情看待自己笔下的每个灵魂。因为他们挺立在作品里,有着坚实的根基。一对容貌神似的兄弟,两个性情迥异的女子,他们出于林那北的想象,但这个想象绝非凭空,他们来自浩瀚的尘封多年的历史,他们从几百本有着“那么多的歧义和纷乱错综横陈”的历史书中走来。林那北从历史中再次发现我们中国人身上散发出的美好和可贵,她写他们“挣扎着,渴望着,悲着,喜着”的心路历程,她注重写人的奋斗,写人有志向、有爱意的苦斗,写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我轻贱,而是始终善意地、宽厚地保持着自己作为人的高贵的不凡气度。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我们民族文化、民族传统的高度认可与尊崇。小说里的人物不管读书多少、家境如何,都保持着高雅的爱好与健康的情趣,他们对戏曲的热爱贯穿始终,他们喜欢茶道、热爱吟花弄月,在任何时候都坚守着内心的宁静和道德的清醒。《我的唐山》的品格力量当然最集中地反映在其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上。作品写到,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即使像陈浩年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,也毅然挺身而出进入义军,并在战场英勇负伤。作家虽没有过多地描写战争场景,但写出了同仇敌忾、义薄云天的强烈爱国情愫。民众为清廷的腐败扼腕痛惜,为我们的江山社稷、文化传统而拼死抗争。陈浩年相信:“只要岛在,就饿不死戏班子,戏像地里的草一样,春风吹又生”,书页之间回荡着了不起的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,使得作品的意蕴格外厚重、坚实。

我们经常疑惑,一部优秀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?人们固然可以说来自题材的重要,来自写法的独到,来自主题的正逢其时。但我还认为,必得来自对美的表达力度,来自独特品格的彰显程度,就《我的唐山》而言,这个判断应该是恰切的。

林那北的《我的唐山》要向人们讲述的是“大唐江山”,这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对故土的怀想,这种怀想便凝聚为“唐山”,大陆民众到台湾,则被称为“唐山过台湾”。林那北的故事便由“唐山过台湾”生发出来,可以想象得到,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,但林那北的讲述却举重若轻,她把这个沉甸甸的主题包裹在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的下面。小说就是在在一个缠绵而又惊世骇俗的爱情中开场的。县太爷朱墨轩纳了新妾曲普莲,招长兴堂戏班唱戏庆贺,没想到台上唱戏的陈浩年与台下观戏的曲普莲却一见钟情。这真是蔑视权势也蔑视道德的一见钟情,注定了将会是历经磨难。被朱墨轩投入大牢的曲普莲不得不跟随着陈浩月飘洋过海逃往台湾。当陈浩年获知这一切时,也就不顾一切地要追到台湾——故事由此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。但当我们收获的决不仅仅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果实,最终我发现,爱情不过是林那北打造的一条船只,一条引导我们“唐山过台湾”的船只。在到达彼岸的另一端,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承诺,一种千年的庄重承诺。

细想想,陈浩年听说曲普莲去了台湾后一定要去台湾找她,其实并非因为爱情,而是因为他的一个承诺——是他的一个约会牵连了曲普莲,是他没有及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才让曲普莲的私情被发现,所以哪怕找到海角天涯,他也要找到曲普莲兑现自己的承诺。林那北塑造了一个把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陈浩年。他要对曲普莲信守一个爱情的承诺。同样,他对夏本清也要信守承诺——信守一个职业的承诺。钱庄老板夏本清,因为儿子荣升为福建水师的二副,他要陈浩年开连台戏庆贺,“上谢神明,下慰祖先”。双方商定唱六场戏,但演到第四场,传来夏本清儿子在海战中殉身的消息,夏本清带着夫人匆匆赶往福州。戏唱不下去了,但陈浩年一定要等着夏本清回来,因为他答应了要唱六场,所以他不能走,哪怕怀着他孩子的老婆在台湾等着他,哪怕那么多人来邀他演戏,哪怕他会因此被土匪掠走,“走就失信于人了”,他就是这样“一根筋地守信践约”。甚至,他面对给他和曲普莲制造了灾难的仇人朱墨轩也要信守着一个承诺,虽然这个承诺来得那么的不心甘情愿,为了救曲普莲和陈浩月,他答应了朱墨轩的连唱十场戏,明知这是朱墨轩想用这种方式坏了他的嗓子,但他仍然坚持“答应了就得唱”。

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仿佛都是为了各自的承诺而奔波。哪怕这个承诺只是心底的承诺,也要托付给生命。比如曲普莲,他与陈浩年有着兄弟情谊,在陈浩年遭到劫匪的危险时,他必须救出陈浩年,这是他对陈浩年的兄弟般的承诺,这个承诺是用他的生命来抵押的,因此当他看到陈浩年平安地下了山后,便毅然

唐山:一种千年的庄重承诺

□贺绍俊

地从百米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。比如长兴堂戏班的班主丁范忠,因为他曾在陈浩年的母亲面前承诺过,不会让陈浩年出事的,所以无论陈浩年遇到什么灾,惹了什么祸,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担当。因为有了承诺,就有了担当。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。陈浩月为了哥哥担当罪名,关进了牢狱也没有半点怨悔。林那北似乎在告诉人们,一个人来到世界上,就会有自己担当,难得的是,一个人能否明白自己的担当是什么,能否勇敢地担当起来。林那北所写的人物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。她从爱情故事入手,那么惊世骇俗的爱情,有着多么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,然而一旦为了一个承诺而要担当起责任时,一切恨一切仇仿佛都可以消弥。在读到陈浩年为了保护朱墨轩而挨了弟弟陈浩月的一刀时,开始真有点难以理解,朱墨轩不是他们兄弟俩的仇人吗?朱墨轩不是正用阴险的办法要坏陈浩年的嗓子吗?陈浩年却要舍身救他。但陈浩年用淡淡的口气回答了我的疑问:“我答应他唱十场,既然答应了,我怎么能再违约?这一辈子违过一次,仅一次,就已经这样万劫不复……”反过来讲,朱墨轩要到台湾来的原因恐怕主要是放不下一个对曲普莲的承诺:他始终把曲普莲视为自己的爱妾,他的命也是在曲普莲父亲的精心治疗下起死回生的,承诺里又增添了一份对她父亲的感谢。

九九归一,都因为人们心中萦绕着一个最大的承诺:关于大唐江山的承诺。什么叫大唐江山,在我看来,大唐江山就是我们祖先对后辈的承诺,就是一个民族对它的子民的承诺,这个承诺许了千年之久,一直没有改变,因此一代又一代流落在台湾以及海外的人,心中总有一个“我的唐山”存在。因为有了这个承诺,漂泊在外的人就有了根,就有了安放灵魂的故土。这样看来,“大唐江山”也是漂泊者对故土的承诺,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都是这棵大树的一片树叶,都会落到“我的唐山”。这个承诺是用大爱来兑现的。小说看上去讲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,而且爱与爱相互纠缠,但一点也不关风花雪月,也不是耳鬓厮磨、浅吟低唱,就因为这些爱情故事最终都指向关乎“我的唐山”的大爱。林那北用一个美丽的想象诠释了这个大爱:台湾岛本来是拴在大陆石柱上的,突然石柱断了,台湾岛会被大鲨鱼拖走,岛上的人吃下杨梅,变成钉子,就把台湾岛钉住了。岛上共有64个人,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钉子,就成为了现在的澎湖64个岛屿。其实何止64颗钉子,林那北在小说中就是把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一颗钉子来讲述的,无论他们的性格是温柔还是刚烈,他们为了“我的唐山”都会成为一颗坚硬的钉子。林那北要表达的也许就是:“我的唐山”是钉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承诺。

在历史与虚构之间

□孟繁华

范忠和娥娘等的情意感人至深。小说中的陈浩年是梨园中人,因唱戏和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一见钟情。曲普莲并非轻薄之人,她是为哥哥和母亲做了朱墨轩的小妾,但朱墨轩性无能,其景况可想而知。糟糕的是陈浩年同曲普莲第一次夜里约会便走错了地方。私情败露,曲普莲误以为是陈浩年告密,便道出实情。县令朱墨轩大怒,误将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带回家门。陈浩月和曲普莲逃到台湾后,陈浩年为了寻找曲普莲,也去了台湾,到台湾却发现普莲已为弟媳,陈浩年为情所累苦不堪言。曲普莲为解脱陈浩年跳崖而亡。陈浩年妻子秦海庭难产而死。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塑造方法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陈浩年在台湾见到曲普莲时,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:

陈浩年看到,曲普莲眼里也有泪光。她没有变,脸还是那样粉白,但瘦了,下巴尖出,不再圆嘟嘟的,眼眶因此显大了,显深了,显幽远了。“普莲!”他仍叫着,伸出手,走到她跟前。曲普莲却蓦地一个转身,钻出人群,小跑起来。陈浩年也跑,追上她,张大双臂拦住。他说:“普莲,认不出了吗?我是陈浩年啊,长兴堂戏班子的那个……”

曲普莲头扭开,不看他。“你认错人了,我不是普莲!”

“你是普莲,曲普莲!”

“曲普莲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你……没死,你就是曲普莲……”

一闪电身又小跑起来,然后上了牛车。车子启动,向镇外驰去。

陈浩年把踩在脚上的烂鞋子踢掉,跟着车跑起来。

见到曲普莲了,终于找到她了,他不能眼睁睁地再失去她。

对“情和义”的书写,对一言九鼎、对承诺的看重价值连城重要无比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林那北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尊重,她试图复活传统文化。这不只是林那北个人的主观意图,同时更符合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。传统文化讲“礼义廉耻”,《我的唐山》要讲的也是礼义廉耻。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只是艰深的经典文献,它更蕴涵在如此朴素的“礼义廉耻”中。

《我的唐山》有移民文学、迁徙文学、离散文学的意味。在民间的传统观念里,“故土难离”、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的观念根深蒂固。因此“怀乡”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或叙事原型。“怀乡”或“还乡”以及“乡愁”,是现代中国以来文学常见的感情类型。《我的唐山》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并在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空白。

开拓历史小说创作新生面

□吴秉杰

想象中则又释放出了更多丰沛动人的感情,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生面。这也使我想,那些具有相当广度和一定时间长度的长篇小说,无论是写现在还是过去,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是一种广泛的历史创作。

时代常常会推出一些重大题材,那是我们的历史无法回避、不能绕过的文学性题材。能够抓住重要题材,并且加以独立的、艺术的表现,应该说是作家的敏锐和责任。《我的唐山》这一题目很像散文,意思也就是我的祖国、故土、故乡,却显然是一部敏感而有重要意义的小说。父兄都因参加反清小刀会而牺牲了的娥娘,在云南安南渠县陈厝村等待赴台垦荒失踪了的丈夫陈贵19年,又作为母亲继续等待着因在大陆犯事而逃至台湾的儿子陈浩年、陈浩月20年,平滑如镜的“塌寿”镜墙映照着她孤独的身影。同样,在台中鹿港的陈厝村,也还有一个孤独的老人陈阿公在苦苦地等待着能返回“唐山”。而小说主人公陈浩年、曲普莲、秦海庭、曲普圣等或穿越七百里海峡往返两地,或为海峡所阻隔,谱写了曲折跌宕、让人叹息感伤的人生历史。人生毕竟强不过命运。在小说中,我们在海峡两岸还看到了许多同样的地名、同样的塌寿镜墙红砖青石的建筑、同样的闽南话、同样的庙宇菩萨和同样的戏文,充分表明两岸的历史血脉、文化血脉、命运血脉,都是相连接的。吴伯雄在最近一次访问大陆时说:他祖上几代移居台湾,出生于台湾,他是台湾人,但他也是中国人。一个中国,当然未必就是大清帝国。《我的唐山》无疑也有说明历史的意义,但更有意思的是,它在实际和具体的内容上又写了

写透历史,写出生命的质地

□陈晓明

了整个叙事方式的情况下,我们当然要寻求某种突破。但是当我们生活的基础一点点虚空起来,我们的历史感一点点被瓦解的时候,怎么样重建历史?我们现在重写历史,是以个人风格和个人拥抱历史的激情来书写的。在这部作品当中,林那北带着很高的挑战姿态去写那一段“唐山过台湾”的历史,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段故事。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民族的迁徙故事,实际上也是非常有质感、非常有生活的故事,带有闽台地域文化特点。在全球化时代,这样一种故事及其所表现的生活,可能恰恰是把我们和历史以非常亲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途径。

《我的唐山》立足于今天,以当代意识来书写历史,带着当代人对历史价值的一种发掘和保留责任,甚至是以弘扬和记取的勇气来书写。作品从头至尾贯穿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、对历史的审视、对历史的选择。说到底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,但是我们想象历史是根源于对历史的观念、把握历史的才能以及对历史的责任。不同时代书写的史是不一样的,书写历史的品质也是不一样的,我们对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是应该承担责任的。这样一个虚构之后的历史,确实打上了当代人理解历史和个人经验的烙印。在这个意义上,一方面要还原真实的历史,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合理的想象,作者要把握给出的历史,这确实需要很强大的张力。说到底,它是一个艺术能力的问题,我们当然不可能绝对地还原历史,因为我们难以说哪一个叙述是绝对真实的,也不可能说许多个历史叙述加起来是真实的总量。但是我们确实在那一瞬间能够把历史复活,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生命的历史,我们给予历史一种价值,使之和当下的价值联系在一起,也是我们试图开启未来生存的一个面向。这样的历史才是有生命的。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说,林那北叙述的历史有价值是因为真实地还原了闽南的生活,还原了台湾的生活,而最重要的是看质地,看她给小说什么样的生命。当然,二者又有内在的对应关系,紧张的关系是有一种冲突的张力,要还原就不可能有太多的想象,不可能有太多的艺术的虚构把握。但另一方面,要给出历史的质地,给出活生生的生命,给出历史的生命,就要有历史想象和虚构。难得恰恰在这里,在最后的结合点上。

《我的唐山》读起来很有感染力,整部小说有从大处着眼的构思,又有细部的交错呼应。如陈浩年、陈浩月兄弟俩相像中有差异,还有几个女子也是性格中各自有细微的差别。通过细微的差别来展现一种可变异的相似性,这说明林那北在历史小说的艺术手法方面是有创新的,而且没有生涩之感,使得作品在艺术上经得起推敲,经得住考验。

今天我们生活的变化如此迅速,要应对这么复杂的现实以及对未来强大的渴望,历史总是慢慢地被我们淡忘。但是文学怎么回到历史当中?文学怎么把我们遗忘的历史保存下来?这应该是文学应该秉持的任务和职责。过去在宏大叙事控制